

随 诊 笔 录 选 粹

江苏无锡县张泾人民医院 安 一 士 整理

我曾在六十年代初实习于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,有幸承蒙很多老前辈的亲自指导,他们在治疗中结合临床实际,讲出了很多个人的独到经验,使我在此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,今选其一二,公诸同好。

一、顽嗽

咳嗽虽属普通常见多发疾病,一般疗效尚好,但也有一些久咳不已,疗效欠佳者。樊天徒老中医,治此类顽固性咳嗽,常以麻黄与麦冬同用,疗效颇佳。邹云翔院长也在诊余谈到,可用麻黄配白薇,以麻黄0.7~1.0克,白薇7~10克为宜。临床验证,信其不谬。

在两位老师的启发下,笔者常取麻黄与南沙参或麦冬同用,治小儿支气管炎咳嗽之顽固者。寒嗽加细辛、干姜;化热加银翘甚则石膏;喘加苏子、葶苈;痰多加半夏、贝母。1962年春节,返无锡埭桥度假时,有大队妇女主任尤某之子来诊,4岁,患喘咳已数月,反复不愈,每发来势甚猛,咳剧喘憋,面苍唇紫,呼吸难继,常须送医院急诊,输氧抢救。注射青、链霉素及中西药治疗,止咳效果均欠佳。即按寒嗽喘咳辨证拟方,投之辄效,再发继服,可迅速控制,直至痊愈。同年夏季,同事秦君之女,3岁,患喘息型支气管炎,久治不愈,针药只能暂时控制,服以麻黄、南沙参加味方数剂,竟告霍然。

樊、邹两老用意相同,因治顽咳(除外肺结核病)宜取麻黄之开泄温化,但又虑其辛温宣散太过,故用麦冬或白薇以监制。盖麦冬甘凉清润,白薇咸寒清热凉血,均能治燥热咳嗽,与麻黄配伍反佐,恰到好处。两老巧思,功力之深,令人折服。而南沙参属桔梗科植物,既有养阴清肺强心之功,且有祛痰治咳作

用,与麻黄配伍,既有协同作用,又能互相监制。惟治小儿患者,麻黄用量要轻,南沙参则需量重,一般掌握在1:10范围,即麻黄1.0~3.0克,南沙参15~30克。近年来又采截咳法意,加入仙鹤草15~30克,疗效又有提高。

二、肝炎

朱襄君老中医对肝炎治疗颇有经验。

1. 黄疸型肝炎 须分阴黄、阳黄,阳黄以茵陈蒿汤为主,初起时用大黄导滞,或加芒硝,能得大便通畅,一般可以迅速改善症状。强调肝脏病用大黄、芒硝,较之因积滞内阻用硝黄还可放胆些,实是斫轮老手,经验之谈。笔者据此认识,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初起,即使大便溏薄,亦不忘大黄,如大便干燥秘结,则硝黄并用,进三、五剂后,再消息进退,可望黄疸期缩短,加速症状改善,特别对消化道症状。近代温病学家称便泄为分毒,使邪毒从大便排泄。我们称之为顿挫疗法,使黄疸上升之势,得到扭转,而诸症随之渐次递退,疗效确切。

2. 无黄疸型肝炎 初起属肝郁气滞,而见两胁胀痛,暖气不舒,纳谷作胀等者,可用柴胡疏肝饮、逍遥散治疗;迁延不愈,肝脏肿大(症积),可与鳖甲煎丸。如大便燥结,可加入海藻、昆布软坚,亦可视病情加入风化硝。如体虚则用枳实消痞丸,或两丸合用。曾治一小儿,肝脾均肿大,及于脐旁侧;服鳖甲煎丸合枳实消痞丸两个月,肝脾基本恢复正常。

3. 胁痛 为肝炎常见症状,一从气治,以推气散(枳壳、姜黄、桂心、甘草、姜、枣)为主;如脉弦,舌质有紫瘀色,则从血治,予活血和络。但肝寄相火,体阴用阳,应顾护阴液。初病在气,久病入络,丝瓜络和络止痛,丝瓜子可以加强止痛作用。

4. 柴胡 为治肝炎常用要药,但用法颇有讲究,有肝阳上亢的病人,须慎用,怕柴胡再升其阳。如肝脏病,兼有肝阳上亢之见症,阴分受累者,可用一贯煎,滋阴疏肝,避免用柴胡。“柴胡劫肝阴”之说,应予权衡参考。柴胡处方,阴伤者用鳖血炒,脘腹痞胀者用醋炒,寒热往来者用水炒。剂量一般可用9克,亦可用到15克。

三、经前乳胀

陈丹华老中医对经前乳胀治疗效果较好。

经前乳胀,为妇女痛经病中的常见兼症,严重的可有乳房结块胀痛,乳头痛不可触,经净则块消自愈。一般均责之肝郁气滞,常用逍遥散等疏肝解郁药治疗。对月经来潮之前的乳房胀痛,治疗须加区别,不能一概治以疏肝解郁。如经来量少而乳胀者,则须滋肾水以养肝,可用六味地黄汤,左归饮之属。亦可用养肺阴法,如沙参麦冬汤加川楝子、橘叶,使金来制木,金水相生,则肝复其疏泄之职,此皆隔一隔二治疗之法,比单纯疏肝解郁,疗效为佳。此类乳胀,较为难治,亦不易受孕。

一氧化碳中毒后意识障碍治验

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 刘 贵 权

蔡××,男,28岁,病历号836146。

患者于1979年5月27日一氧化碳中毒,次日被发现时,已神志丧失,呼吸心跳停止。经当地医院抢救,呼吸心跳恢复,但仍昏迷。6月1日来京住本院高压氧科病房。诊断:急性一氧化碳中毒(重度昏迷),脑水肿、泌尿系感染、胸臂轻度烧伤。经治疗,患者仍呼吸不稳,体温波动,昏迷、抽搐。7月24日请中医会诊(高压氧治疗继续)。

刻诊:意识障碍不能言语已近两月。现抽搐频繁,每次持续约2小时,体温波动(37~39℃),小便不知。舌绛紫苔黑、脉弦细。证属:毒热侵于血络,肝肺心阴耗伤,心包受邪,清空被扰。急拟平肝解毒养阴止痉:羚羊角粉1.5克(冲),钩藤30克,天麦冬各12克,金银花、藤各30克,葛根20克,丹皮10克,莲子心3克,元参15克,蜈蚣3条,全蝎面3克(冲),4剂。

药后病情稳定,自汗多,大便秘,原方加浮小麦30克,番泻叶3克,送服清心滚痰丸每次1丸。加减服用10剂病见好转,抽搐大减,呼之有反应,但仍不能言语,舌绛紫,黑苔去,脉弦细。久病不语系血瘀阻络所致,治宜前方加活血之品:羚羊角粉1.5克(冲),钩藤30克,当归15克,白芍15克,红花15克,桃仁10克,葛蒲10克,远志10克,菊花12

克,生地10克,川芎6克,地龙10克,送服清心滚痰丸,每次1丸。

上方进退共服40余剂,患者面部表情较前丰富,能回答问题,可识人。左侧肢体活动灵活,但消化力差,便溏,舌淡,脉弦细无力。此邪去正虚,治宜益气健脾养血荣筋:红人参10克(先煎),白芍30克,当归15克,生熟地各15克,川芎6克,黄芪15克,枸杞15克,茯神20克,夜交藤30克,葛蒲6克,远志10克,焦神曲、焦麦芽、焦山楂各10克,伸筋草20克。

上药服用10余剂后,言语障碍基本缓解,可扶行,思维功能逐日渐复,脉舌仍同前。遂以健步虎潜丸、养血荣筋丸各50丸,日2次,每次各1丸,缓图收功。出院半年后由家属陪来我科门诊,见其单独能行,能简单对话。嘱今后加强锻炼,再以前用丸药各100丸回籍继服。

按:本例患者系毒邪侵营,耗损肝肺肾阴,伤及心包,神明不彰,清空被扰,以致昏迷抽搐。根据《内经》“热淫所胜,平以咸寒,佐以苦甘”为治则,首以羚羊钩藤饮、清营汤化裁,平肝解毒清脑止痉。继据舌象加入活血化瘀之品,守方久服,终获良效。后期邪去正虚,法随证转,遂用人参汤加味以扶正荣筋,最后以成药缓图收功。